



曾棗莊 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四)

齊魯書社



曾棗莊
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四)

齊魯書社

卷七四

贈序 九

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

李 綱

江南諸山，廬阜爲最。北枕九江，南據星子，奇峰秀嶺，綿亘連絡，不可名狀，號爲山林瑰偉絕特之觀。士夫有高世之趣者，多願遊焉。

政和癸巳之夏，予自豫章泛江之京口，道廬山下，便風順流，日數百里，雖竊有願遊之志，而不果往。晝卧舟中，仰望五老、香爐諸峰，巉然倚天，雲煙出沒，頃刻萬態，意欣然樂之，自謂他日裹糧來遊，以償夙願不難也。迨今八年，薄宦羈束，願莫之遂，臨風撫心，每有遺恨。今幾叟束裝呼僕，不遠千里而往遊之，觸隆暑，涉長道，不以爲勞，其志豈特欲盡山林瑰偉絕特之觀而已哉！

茲山之南有人焉，脩行如幻三摩鉢提，歷諸世故，備嘗艱難，如夢如響，如光影，如空華。其心安然，不爲毀譽之所動搖；其容渥然，不爲窮困之所枯槁；其視瞭然，久而益明；其氣完然，老而益壯。幾叟將往見之，爲我致問無量居士少病少惱不？起居輕利不？世事可忍不？云何脩菩薩道，云何行菩薩行？願得居士警歛筆墨之餘，以作佛事，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。幾叟歸，其有以語我來。

若夫山林瑰偉絕特之觀，幅巾杖履，逍遙徜徉，騁懷寓目，必有佳句，從而寫之，當哀集次第，併以示我，使玩味諷繹，如親遊其間，以慰願到未遂之心焉。因爲之序以識別。

宣和庚子仲夏十有一日，昭武李某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梁谿集》卷一三五。

送浮圖慧深序

李 綱

佛教既入中國，學者滯于名相，不見宗旨，多失大乘，墮于聲聞獨覺境界。于是達摩西來，教外別傳正法眼藏，不假修證，直指心源，見性成佛。得其法者契悟超脫，去來自在，不可勝數。及其弊也，派別流分，拈枝摘葉，違棄本源，去道益遠。口誦禪談，心迷實相，混漾渺茫，莫能究窮，頽墮委靡，不可收拾，與夫滯名相者弊又甚焉。

予嘗於通邑大都叢林之中求所謂行解相應不以語言戲論爲禪者，千百無一，則意山林間必有逖伏而不出者。來沙陽，聞龍興深老行孤見卓，竊異其人。而龍興去邑幾百里，久不克見，始以書頌往還，固已得之矣。秋高氣涼，惠然相過，留十餘日，歛叩其鍵，則信乎不以語言戲論爲禪者。

一日，相與坐寓軒之上，予謂深曰：“子知夫佛法未入中國，所謂經律論者已具；達摩未西來，所謂正法眼藏者已傳乎？”深曰：“何謂也？”予曰：“所以禁制諸行者爲律，所以辨說諸法者爲經、論。曲禮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即律也。六經之所載，諸子之所言，即經、論也。至于教外別傳正法眼藏，則孔子與諸弟子見于問答言屯而理解者是已。”深曰：“曲禮、威儀之爲律，六經諸子之爲經、論，則吾既聞命；敢問正法眼藏之見于問

答者何也？”予曰：“顏淵問仁，孔子曰：‘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’此非禪宗所謂心外無法者耶？子曰：‘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。’曾子曰‘唯’。此非禪宗所謂默契頓悟者耶？‘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，吾無隱乎爾。’此即禪宗之揚眉瞬目也。‘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’此即禪宗之坐脫立亡也。‘毋固、毋必、毋意、毋我’，其無諸滯礙執着有如此者。‘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’，其不假文字言說有如此者。凡《論語》所載，孔子與諸弟子問答之辭，無非明此一事，但學者不心會之，既其文而不既其實，故以吾儒爲世間法，而以佛之所傳爲出世間法，殊不知其初未嘗異也。夫儒者問答之言如此，而至於曲禮、威儀之所履踐，六經諸子之所講習，亦未嘗廢。然則今之禪者欲悉棄經律論，而以混漾渺茫，莫能究窮，頽墮委靡，不可收拾爲禪，果真是哉！”深曰：“吾今而後知儒、佛之無二道，心跡之無二法。吾將歸于山林，益求吾心，坐斷白雲，不復出矣。請與子辭。”予曰：“雖然，如是妙圓光中，亦未嘗不相見也。”因序其語以識別。

時宣和庚子仲秋二十有六日，梁谿居士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梁谿集》卷一三五。

送蕭建功秀才歸臨江序

李綱

入芝蘭之室者，久而不知其芳；遊鮑魚之肆者，久而不知其臭。蓋其薰蒸漸漬之久，與之俱化而不自知。是以君子謹乎其所與處也。

臨江蕭生不遠千里訪余於湖外，視其貌粹然而溫厚，聽其言毅然而勁正，觀其文蔚然而條暢，究其學淵然而奧博，而又樂善好問，慊然有不自足之意。蓋生嘗從了翁遊甚久，又與李先之雅相厚，其所與處者如此，宜其薰蒸漸漬，如芝蘭之芳而不自知也。然生之質美矣，要須更歷世故以鍛鍊之，其美乃成。

精金之所以可貴者，以其百鍊而不耗也。士方平時論議，未嘗不有餘暇；出而臨事，爵祿誘乎前，禍患恐乎後，不變其所守者幾希。至于禍福不足以動其心，而惟所學之爲行，若金百鍊而不耗者，了翁、李先之其人也。了翁平生顛沛患難幾三十年，氣不少挫，惟生民之爲念，而國事之爲憂。李先之一爲小人之所陷，困于州縣，志不少衰，其學問至老益篤。而二公之道卒光明于今。彼臨事而變其所守者，雖媮取寵利，皆湮沒而無聞，卒亦何所得哉！

生行且仕矣，其亦觀二公之所以處己而遊世者以爲法乎？若余者，無二公之道學，而有憂患，將何以副生遠來勤劬之意耶？于其歸也，姑以生之所知二公之所以艱難困抑久晦而乃光者告之，且以識別。

建炎二年十月晦日，武陽李某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梁谿集》卷一三七。

送丹霞宗本遊徑山序

李綱

丹霞宗本師幼遇異人，能預言災祥，其名籍甚。居邵武之瑞光巖十餘年，一旦起行脚心，盡棄舊所得，絕口不復道，爲此一事，徧參諸方。遊泉南，值杲禪師寓佛日菴，叩問宗旨，言下自謂有悟入處。

其後杲公住徑山，師歸舊隱，欲復往從之遊，道長樂，見梁谿翁，語之曰：“子去瑞光巖幾日矣？”答曰：“六年。”翁曰：“方舉足時，已合喫三十棒。如今歸去，拗折拄杖，向折脚鐺中罨飯度日，猶較些子若也。未然，却請飽參到徑山，爲我致問杲公，雖未識面，妙圓光中已相見了也。有一轉語，託丹霞呈，似便請寄箇消息來，切須急道，此外珍重。”

戊午歲十一月晦日，梁谿拙翁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梁谿集》卷一三九。

送石尉序

鄭剛中

李益《送洛陽留守》詩曰：“還似汀洲鴈，相逢又背飛。”嗟乎！余於德臣，今正如此。

初春，賊徒南來^{〔一〕}，與德臣別。後二百日，復會於浦江。見不及再旬，車輪又欲西轉，使人重有感戀不足之情，信乎其如益之詩也。雖然，丈夫志四方，聚散亦古來有之，無足多道，所謂感戀不足，為此邑言爾。

宣和二年，妖賊見怪，公嘗親探虎狼之穴，既而欲以百里小尉，部敗殘不教之兵，坐與賊抗^{〔二〕}。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，則泣涕擁蔽，相率而強公使去。公去未十里，而邑已為灰。三年秋，氛埃廓清，群醜殄戮。是時所在修治墻屋，邑人見鄉邦之復，思前人之所愛，則懷思跋慕，念念而望公之歸。未幾，公果抱印而還。既至，則已有先公而攝者。蓋兵興之後，部使者皆得辭請，一官虛則數輩銜檄而來^{〔三〕}，有力者居之，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。

嗚呼！古者建官，乃因民而用君子；後世用人，則因官而循私情，時焉而已矣。去矣哉！朔風愈高，平道如掌，豈無梧桐竹實，待鳩鵲於前途！金華叢書本《北山文集》卷五。

〔一〕徒：原作“曉”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。

〔二〕與：原作“於”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。

〔三〕一：原作“虜”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。

送僧如澤序

鄭剛中

浦江黃氏如澤者，置身浮圖，而得儒書觀之。既通其義，則不能自己，深探博取，遂能作歌詩文章，有識見，脫島、可之寒，而與才士相及。於縣西四十里小剎中，得一室居之，閉門宴坐，忍饑誦書，不知其身之釋也。

宣和庚子春，又欲走中都，以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梅公。余私計之，舍人以道德文章鳴世，正此貴顯，紳笏士人尚倚門牆不得見，是師漫不加省，萬里徑往，有如潭潭之府，無門可入。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，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，其顛顛當甚於山間也。

因其過別，且言之。師曰：“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，大蒙賞激。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，自公發之也。今吾此行，恐無拒絕之理。”余驚謝之曰：“舍人益貴矣，言日益重矣，師之詩又益工，信如前所云。公見之則當益喜，喜則吹噓薦道，師之名當益聞。顧雖榛枯翠羽，終還山林，然他時紙窗竹屋之間，瓦爐柏子，飽食垂老，定非今日澤師也。”

師笑而領之，余書其語於紙。金華叢書本《北山文集》卷五。

送相人蔡道人序

鄭剛中

紹興辛亥冬十月，有相士姓蔡者，自號碧雲道人，訪予於金華。予時已冒禮部，蔡道人云：“廷試當在第三，春試當爲第一。”留小詩一絕，其末云：“學館色如藍，不作黿頭亦第三。”余不敢領，又坐貧，無以酬之，因其求詩，謾書以付之。俟道人術信，則持此書以見余。金華叢書本《北山文集》卷五。

送相士張允序

鄭剛中

紹興辛亥，張居士以相術游婺女。是年，朝廷類試禮部進士於臨安，吾鄉中選者七人，多居士之所預言，而余之名次高下，言之皆驗。

一日，居士欲道浦江入會稽，過余求詩，余告之曰：“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鬻者，皆其術之不至，欲假借好語，爲道路取容之資。君今阿堵神照，炯炯如電，非但可以知人，人亦當自有知君者，何以詩爲？”姑書以付之。金華叢書本《北山文集》卷五。

送蔣惠民序

鄭剛中

蔣惠民，宣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，紹興癸丑從余學於金華。庚子距癸丑，蓋十四年。中間惠民娶妻長子，兵火艱難，無所不有，而好學之志益堅，相從之意益厚，其蘊蓄於中者，益滋潤可喜。嗚呼，可謂賢也已矣！

然庚子之學，始正月至十一月，不三百日而余去；癸丑之學，始正月至八月，不二百日而子歸。其相與群居，皆不逮久，余復運斤手老，不知能果盡子鼻端之翼否耶？念此後余當試吏，而子亦行有良圖，宦游東西，後面何日？

於其告行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。其言曰：“尊其所聞，則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則光大矣。高明光大，不在於他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”子其勉哉！金華叢書本《北山文集》卷五。

送樓仲輝知温州序

鄭剛中

某與舍人樓公鄉井，學校硯席所業經，幼時無不同也。故欽慕之心，爲久且親。至其聚散出處之跡，則常不及同焉。

政和辛卯，某不得爲鄉貢士，而公升禮部。越二年癸巳，某以貢士不得第，而公奏名矣。是其初已不得

同也。其後公歷仕路，翱翔二十年，而某以布衣窮悴，亦若是之久。中間自覺如水禽浩蕩，見人即飛，自然相避。是其後又不得同也。

紹興丁巳，公爲左史舍人，某適爲西府屬官，省戶邸舍鄰比，意謂異時學校之歡可尋矣。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獨享，將有忌而爭之者，束手藏筆，六請君相，鼓枻一笑，而扁舟已在大江之外矣，至於今。是又不可得而同也。噫，聚散之異乃爾耶！

雖然，初不得同，則業不侔也；後又不得同，則命不侔也。二者皆非策蹇所及。今所謂可得同者，則暫而已矣。門方吹竽，操瑟焉往；衆求鼠腊，懷璞安之！如某失耕鋤之利而從升斗，廢山林之夢而觸塵埃，寧能久爲是耶^{〔一〕}？赤松生春雲，吾其望故廬而歸矣。公於時回首三十年之雅^{〔二〕}，略去名勢，鷄肥黍熟，相與開書論古今，慨興亡而浩歌，則後日之樂，庶乎其可以同焉。俟他日有翻然出爲天下之志，則予當起彈其冠。金華叢書本《北山文集》卷一三。

〔一〕塵埃寧能久：原缺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。

〔二〕於時回首：原缺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。三：原作“二”，據前引改。

送井都運出峽序

鄭剛中

自古理財佐軍興，惟劉晏有功於國。晏之爲財可計乎？曰專漕事，歲置四十萬斛；曰榷鹽，歲收六十萬緡；曰用常平法，諸州米率有三百萬之儲。用是三者，操其低昂，故自見錢流，而舊史謂爲管、蕭之亞。

西南被兵而來，理財佐軍者，其人數可計乎？曰用糧則歲食一百六十餘萬斛，而糴居其半；曰用錢則歲支三千萬緡不啻，而鹽酒稅亦半之。心勞力苦，皆有功於國，然而以罪廢，以病免，以憂死，不得善後而去。理財之數，過晏遠甚，而名稱不得與晏齊，何哉？蓋晏繼第五琦之後，其所羅取徧江淮，非若今日，東不出陝，西不至渭，掊聚腴削，垂二十年未已者，止蜀一隅受之。其不晏若者如此。晏專以懋遷爲術，而佐以禁榷，諸州儲米，復周流出之，以救所無。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常賦，而粟帛之征責辦於鉤鑱機杼之間，軍猶以愆期告，無餘資可以貸匱矣。其不晏若者又如此。江淮之財，轉以輸軍，舟車可致，故庾有粟，帑有金，則官不復憂，百姓不復知。非若蜀道險巇，推挽不進，萬山之間，急流盤屈，舟破米沈，則迫逮填塞，無有窮已。其不晏若者又如此。今昔之勢，不同如是，尚安得與士安爭名乎？況復印紙爲幣，取於民與真錢同，用於市三幣僅比一真。取數愈多，用數愈賤，軍不加裕而民益貧。主計者以廢、以免、以憂死，無多怪者。

吾友憲孟大監以材能任用，自維揚受命入蜀，爲帥、爲漕，再爲四路轉運副使。其理財佐軍之日，心勞力苦，比他人獨久且多。

紹興甲子，代者合符，治行有日。某命酒酌而賀之曰：“右護軍十萬衆，劍內外分戍之，供饋散取諸郡，而艱難之狀，如前所云。支出愆後則諸營已無炊煙，雖婦人女子亦譟而出，此皆異時已見之事。若乃馬嘶塵起，關外有急，則芻糧倉卒，頃刻有禍，宜乎主計之官，不得善後而去。今憲孟俛仰數年，軍中飽暖如一日。申酉之役，重兵夾輔成功，不以無食而還。大將裨佐卒隸，今皆願留不可得。公乃乘春水未滿之時，舟楫告具，浩然望三峽嘯歌而出，勢如釋縛解繫而就安曠，豈不樂甚矣哉！”

又再酌而言曰：“憲孟去，無負吾軍矣，然則蜀人思之乎？曰：思則吾勿知也。大抵吾民之財，憂危取之則彼輕，安樂取之則彼重。朝廷方爲生靈優兵，蜀人但知閉戶休息，以補養累年剝削之痛。往時襁被抱子、驚恐相問之事，今已忘之矣，而乃謂軍籍增倍，備禦不可廢，取財猶如故。幸一旦舍籌算而去，尚安爾思乎？

或者士大夫之思在其後，所未知也，憲孟安恤此？酒闌舟動，子行矣。”金華叢書本《北山文集》卷一三。

送趙庇民序

林季仲

余狹中不能容物，有面謾者必詰之，不肯受其黯闇。一日讀陳後山詩云：“潛魚避流光，歸鳥投重昏。信有千丈清，不如一尺渾。”不覺拊几而歎，悔平生之非。

趙庇民之爲樂清也，事無留難，迎刃解落，邑人蒙惠多矣。獨姦宄之民不能欺，欺必得之，頗以爲己病焉。譬如郅雍爲視盜，察其眉睫之間，盡得情僞，無一有倖免者。雖晉民恃之外戶不閉，而群盜坐是以窮，相與謀而逐之。噫，亦殆哉！

今罷官歸四明，訪別城中，語我三年不能堪之狀。余舉陳後山詩，庇民喜曰：“此正我之疾也，願書以砭我，庶幾吾疾有瘳乎！”永嘉叢書本《竹軒雜著》卷六。

送邵公緝還鄉序

李彌遜

宣城古名郡，而負山帶江，行者以阻。四方之士大夫，非職事走，未嘗輒至^{〔一〕}。故俗尚簡，不相友事。

宣和壬寅，僕從季氏來丞茲邑。始至，屏居念咎，不多與人還往。正晝闔戶，繹編帙成，或熟寐通暝，百不一問，相栩栩自樂也。賓至，則謹冠履，正紳笏，偶坐寒溫而退，日雖數不敢怠。間而彌月一接人，亦不以岑寂自歎。

既數月，邵生緝者來見。貌甚閑，服甚野，頰顴竦特，眉目濯濯秀發，余固奇之。後累見益親，出其文有典則，誦其學知闡奧，叩其胸中足以相表裏，始與之友。於是出有與並驅，居有與共席，朝暮有與辨是非，攷古今以講習，唱酬嘯詠於閒暇也。稍不與接，則介然於懷，若有所失矣。

一日，謂余：“僕親官滿當歸，而田疇未墾，室廬未闢，其敢以貽父兄憂，請以身先。”且曰：“僕野人，是行若園鑿之赴方，將岸巾負耒從老農之後，以終吾身。當世之所爲，吾弗爲也。”

余聞而愀然，爲之改容曰：“噫！余之窮於斯，得子以忘其獨。今去我，是造物之益窮我也。雖然，子之行，職也，余不得而止。子之說則不可，願有以告。夫學之爲王者事，子其知之。古人未嘗不欲仕也，而必以正，必由其道，不幸而行蹟言沮，則視去其位猶脫屣之易，樂於畎畝，饑且死不怨。固未有誦聖人之言，學其道，可以行而終止者。今子桐梓之拱把，楸栢桑之三圍四圍者也，不盡其材，充其有以施諸人，而以無用爲全，獨善爲德者，畫也。以余之愚，學不足以飾身，其敢責人以所不能？然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嘗聞其語矣。吾子勉夫！”南京圖書館藏清初抄本《竹谿先生文集》卷二二。

〔一〕嘗：原作“常”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筠谿集》改。下同。

送秀化士還金陵序

李彌遜

天寧端禪老遣化士法秀自金陵來謁余，余方諱窮，無以供其求。將還，請言爲贐，因語之云：

昔維摩詰遣化菩薩詣衆香國，香積如來持衆香鉢，盛滿香飯，而以與之，悉飽。會中菩薩諸大弟子八萬四千人，與彼國來九百萬菩薩、虛空地神、釋梵四衆，各各厭足。我今施子以孔雀瓶，滿中擎空，歸餉會衆。彼飯有量而空無盡，彼飯能飽一毗耶城，而空性周遍，無所不在。假使舉恒沙界末以爲塵，一一塵中一毗耶城，一一城中有如是衆，隨取隨與，至百千劫，無有窮盡，況一天寧耶！則我與子所作佛事，是最上施，是不可思議施於十方如來，同一法施，比前功德，百千萬億分所不及一，未易以算數譬喻計也。

子歸，持我所施與語子者謝端，并求北山老人爲作證明。南京圖書館藏清初抄本《竹谿先生文集》卷二二。

送慶侍者遊諸方序

李彌遜

慶上座十六受具戒，十八遊諸方，遇本分宗師指直截根蒂，正因正受，不枉工夫，踏著路頭，須臾進步。從人者勿著一塵，不可得少爲足，放意外求增長，見山番成過咎。要令舌端生荆棘，筆下長蓬蒿，拈頌代別^{〔一〕}，且置一邊。異時呵佛罵祖^{〔二〕}，不讓於師，八面四方，何憂不契？

居士俗人，不知向上事，以自病，故衆生病。三十年後，當信斯言。珍重！南京圖書館藏清初抄本《竹谿先生文集》卷二二。

〔一〕拈：原作“枯”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筠谿集》改。

〔二〕呵：原作“阿”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筠谿集》改。

送周夢授序

黃彥平

學者求爲可用，大則用天下國家，小則爲天下國家之用。西漢承秦絕學之後，武帝表章六經，士大夫意不苟且。倪、董、公孫，帝皆身及其用，而遺風餘習覃延乎昭、宣時。故夏侯勝陳久陰之戒，則取於《洪範》；雋不疑叱犢車之妄，則稽於《公羊》。昌邑之初，大將軍未知所立，及其不道，復憂慙不知所爲，在廷無言，幾誤大事。

國家隆儒，取士多本於學，大者陪幾務，其次列從班，晚生小吏猶皆有職靡泮。一旦革冗員，試之州縣，鬱鬱者類不屑爲，錄錄者或無能爲也。吏抱牘來前，譟張道說，首肯筆諾，不敢少拂其意，經術造士，豈端使然哉！

夢授罷教官而掾於滁，毋爲鬱鬱也。夫委吏之羊，魯人猶任其責，而騎曹之馬，晉人不知其數，慕清談者至於不及爲薪。行矣勉之，一爲學校之士雪恥，何如哉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三餘集》卷四。

贈李德遠

黃彥平

孔門四科，德行顏、閔與冉子，皆未嘗仕。仲弓仁而不佞，居敬而行簡，想其南面廩廩乎德遜君子之風也。由果求藝，乃以政事知名，其才當有過人，無不及者。旅泰山，伐顓臾，不能救則已矣，又從而爲之辭，則是得已而不已。夫得已而不已，豈過人者累之歟！

臨川士嚮從吾遊者李德遠、徐子安，其談經者也，同舉於鄉間一榜，皆成進士。德遠告別，之番陽供司戶參軍職，要贈言焉。

夫清畏使人知慎戒，撝人言勤，謂盡誠以行事，不謂生事也。能求寡過，祿在其中矣。幾年學古，一旦入官，勉處中和，順經術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三餘集》卷四。

寄醫僧序

張九成

余家貧，水菽不給，寓鹽官東鄉，作村教書。村深無市井，庖廚蕭然，朝夕所供，惟蔬筍之屬，無它種。食多傷胃，乘間輒發病。

建炎三年十月二十六日，予自村中歸，忽中邪風，未及息肩即病，上嘔下瀉，胸中煩而子腹急，證爲伏陰傷寒，六脉俱絕，纍然待盡而已。醫者交揖而退曰：“吾術窮矣。”老親哭於前曰：“吾老，身將安歸乎？”諸弟妹環哭於前曰：“誰其友愛我乎？”朋友親舊聚哭於內外曰：“吾誰與相親愛，誰其與道是非乎？”哭聲連連不止。

坐中有陳彥柔者，慷慨奇士也，魁然其形，放淚而唱曰：“哭聲止，當求所以爲計，徒哭何爲？吾聞僧正慈懿方公有奇藥，能起死扶生。”謂予弟子集、子才曰：“二公可亟携吾簡以要之，當即至。”乃磨墨運筆，作簡曰：“張子韶以養親得病，病將死，師高義，其一來視之。”簡成以示衆，衆曰：“唯。”乃以簡付二弟。馳簡叩師門，讀簡未半，即令從人整具，謂二弟曰：“可先往，吾即至矣。”二弟歸未及堂，而方公之車已在吾門矣。既入而診曰：“陰氣深入，救之不當以一路，宜火攻其外，丹攻其內，陰氣除辟，生理在矣。”乃令作艾炷，狀如芡實，置五十粒，然灼臍下。又開篋取丹四粒，雜以它藥，曰：“火行藥到，嘔瀉止矣。吾將理它疾，頃之當復來視。”夜漏十刻，師再至，善言相慰說曰：“無憂矣。”既來果然。皆稱師之妙手，而予獨喜其復來之意。

夫以丹起死，衆所知爾，復來之意，非子與老親弟妹之心不能知也。予因師復來，坐見師胸中活人之路，滔滔然有數百倍之地。吾鄉之民，與夫冠蓋舟車往來於吾鄉者，凡有疾疢，其何憂哉！予養病無事，因書數語寄方公，爲我子孫它日報恩之記。

十一月日序。明萬曆四十二年新安吳惟明刊本《橫浦先生文集》卷一六。

送陳朝彥序

張九成

昔有客求教龜山先生，先生曰：“子盍誦《詩》乎？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”客謝曰：“唯。某知先生意矣。某性剛，性剛多得謗。”先生曰：“嘻，子之剛未煉也。夫剛莫剛於金矣，未入大火則多礦少真，易折易闕，使經百煉，乃為利器。子將鑢錙上決雲霓，陸斷犀象，水截蛟龍，其剛如此，煉也。子勤誦《詩》，玩三百篇之意，以養溫柔敦厚之氣，庶其免乎。”余三復其言而周旋之。

南康宰建安陳庭傑朝彥，余同年友也，性資剛正，學問精深，豈凡俗所可窺測？顛仆州縣間餘二十年矣，惡言詈辭，拂心逆意，人所難堪忍者，朝彥處之晏如也，豈亦聞煉金之說乎？

抑又聞之，天下之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，故德慧術知，乃起乎疾疾，而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者，乃天之將降大任。頑嚚傲很，乃成大舜；險阻艱難，乃出晉文。豈天之成就人才，每以困苦為造化乎？又豈朝彥深知此理，故安然受之而不辭乎？余嘗三叩之，乃對曰：“固嘗佩紫巖張公之戒矣。”雖然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知之何難，終之實難，果能終之，其所成就當如何哉！朝彥其無忘天意，無忘龜山、紫巖之意以終之乎。

因其秩滿而歸，輒述龜山之言以實之，亦以自警云。明萬曆四十二年新安吳惟明刊本《橫浦先生文集》卷一六。

送呂莊夫序

邵 博

熙寧二年，王介甫自金陵朝京師，天下之士如司馬文正公，舊與之游，許其為君子；獨中丞呂公獻可上疏論之曰：“安石庸人也，用之擾天下耳。”雖文正公，亦有“嘻，其甚矣”之嘆。介甫既預政，則明言堯、舜之道，陰行管、商之術，用邪說以侮聖言，立新法以廢舊典，天下大失望。文正公爭之，不從以去，始慨然曰：“呂獻可之先見，吾不及也！”

異哉！介甫之學也，謂天地不足畏，謂祖宗不足法，謂人君不必恭儉，謂人臣不當諫諍，其為不祥，古未有也。以先帝之明，終罪其說不用，而元豐之末，天下已騷然。賴文正公起相元祐，與民休息，不至於亂，幸矣。時中丞公已死，不及見也，天下誦其言而悲之。

自紹聖以來，小人挾介甫欺君之說，以起朋黨之禍，斥文正、中丞為姦為邪，而公論廢矣。天下之士非不當言，則不敢言，甚者不許言也。今日夷狄之勢至不可諱，初無一人痛哭以告於上，坐此也。

陛下明文正之功，數介甫之罪，以訓天下，中興之兆也。議者尚以介甫之學為不可廢，嗚呼，何其謬論者歟！自介甫之學行于國中五十年，其善也，朝廷無今日之禍矣。

予役成都筦庫，呂莊夫為土曹掾，每相與論天下事，必感慨太息，或至於流涕也。一日，召莊夫赴政事堂，且用之矣。益在九縣為最遠，掾在百僚為最下，莊夫之賢固也，所以得此，豈曰呂中丞孫子耶？莊夫讀中丞之書，又嘗問道於伊川先生，其自負足以辨介甫之學矣。是行也，必有可觀者焉。

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甲子，河南邵博序。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刻本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一七一。

送因覺上人遊天童序

王之道

上人因覺與其弟思古從余遊十年，更兵火艱難，義等手足。今年春，不余告，杖錫東去，令人悅然若有亡也。

是行自湖之道場，來過余相山，入門笑啞啞不止，徐謂余曰：“聞君以三至之言致疑於上，或者以爲恐陷不測之禍，故不辭遠道而來，持一甌茗以勞苦。雖然，吾心以爲不應有是。入其境，乃知君以好直爲罪人所誣。今見公面，吾是以笑昔人所謂‘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’者，非君其誰哉？君在建炎之末，當金人長驅中原，列郡不守，而能與里人勸耰棘矜，力芘一方，更十數劇賊殺人如刈草菅，所當輒破，終不能伺其間隙。晚雖以援衆之難，兩陷賊營，君皆談笑處之，賊莫君辱，君亦不少降。今又遭此橫逆，吾意君當顛顛，不堪其憂，而君固自若，以此而處富貴，吾知其不淫無疑也。”

上人又將爲天童之遊，挽而留之莫得。予來年亦當求官四明，見上人於林下，然未敢必也，故書此以爲異時一笑云。

紹興三年冬十月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相山集》卷二三。

贈孫明遠序

王之道

建昌孫明遠妙於地理，言吉凶禍福若相人然，期以歲月若神，今之管公明、郭景純也。

予昔葬先君之明年，夢持杖履立塚前，若指顧狀，俾令修之，覺而忘其處。十五年間，或培或濬，雖屢修，終不滿人意。

今年春，復夢更葬，予竊怪之。後兩月，而明遠至自廣昌，因予同年曾子修獲有請於明遠，蒙不鄙過予，往視松楸而觀其形勢。一覽而得其地於西南二十步外，正與夢符，使予若醉而醒，且悲且喜。勢止形昂，前澗後岡，真葬書所謂龍首之藏者。以秋八月壬午更葬，獲克襄事。

予老且拙，百不迨人，何敢徼福於先君，然而明遠術數之精，不可以默而不書。因其歸也，作是文以送之。

紹興二十年冬十月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相山集》卷二三。

送閻邱時舉序

李若水

部使者之薦賢也，有公有私，而其得之也，有榮有辱。余嘗評之，有徇於勢而薦之者，有啗以利而薦之者，有悅以諂諛、迫以親舊而薦之者。其薦之也，私也，非公也；其得之也，辱也，非榮也。非此族也，其薦之也，非私也，公也；其得之也，非辱也，榮也。

閻邱時舉之宰元城也，恩威並隆，而民以畏愛應之，令行法舉，百里帖然。邑之父老咸加意爲禮，未知

與魯恭、卓茂輩孰伯孰仲。部使者能之，辟爲屬吏，將倚賴焉；猶以爲未盡其才，而效未侈也，乃薦於朝。然則其薦之也，非徂於勢者也，非啗以利者也，非悅以諂諛而迫以親舊者也，可謂公矣；而公之被是薦也，可謂榮矣。

明天子在上，躬側席之勤，切切然以人才爲念；而二三執政又能體上意，招延英彥而峻處之。公聲名溢宇宙，計諸公爭欲得之門下。其亦慎所擇哉，異日之榮固又有大者焉。

余於是乎序之，亦奚以愧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愍集》卷一。

送黃元齡歸南盤谷序

熊彥詩

冬裘而夏葛，渴漿而飢黍，嗜好取舍，喜怒哀樂，所便以爲安，所惡以爲疾，人皆有之，不俟分疏自解而後論。伯夷之隱，展禽之仕，伊尹始農而後相，孔、孟環轅周遊，如冷暖飢渴，當然而然，不爲詭激，進退出處，了無可疑。聖賢動靜之迹兩途，而行道之心一致。秦、漢以來，固有合於聖賢之爲者；至度出處利害，擇焉以自居，進無可觀，退亦未足甚高，於是曰：處士之名，謗國者也。大都士之出處，必待辯說計較而論爲不進矣。

山陰黃壽元齡用其學爲餘干，餘干大治。終更而去也，告其友曲肱寮熊某曰：“我平生讀書，老大未有所就。顧頗喜李愿歸盤谷時，韓退之爲序。我有山居，號南盤谷，我將隱矣。公能序且歌於我乎？”

予笑謂之曰：李愿不足道，獨倚韓公以傳。然序稱“大丈夫”或指誰何，供給人把持羽旄器物^{〔一〕}，與粉黛頰眉妍好，謂退之戲以誚世，則不可知。若愿不能不芥懣於中，退之又爲之辯說，用是不遂而歸，何小小耶！周續之云：“馳心魏闕者，以江湖爲桎梏；情致兩忘者^{〔二〕}，市朝亦崑穴耳。”元齡器度學識行且用世，若問津於夷易之途，養志於恬淡之境，進不祈功，退不近名，則通都大邑，皆南盤谷也；不然，山林乃毀譽憂樂一大都會，君獨安取愿乎？予文字不及退之固也，至論士大夫出處，則不以退之爲然。於是歌南盤谷以送之：

離離兮秋英，露漙漙兮夜零。南有盤兮何許，風嫋嫋兮遐征。斷崇岡兮迤靡，侶薨牧兮丁寧。呀澄淵兮汙漫，褰岫幌兮翠寒。樾含綠兮掩冉，畦蓀藥兮闌干。牛羊下兮散平楚，暢夷猶兮容與。彼迷途之回遠兮，盤吾樂兮斯處。客揆君之衷兮，豐仁義兮無兵。冠切雲兮珮明月，懷又韜兮連城。偉達人之大觀兮，曾何累於去來。息娉覬以閑閑兮，亦優哉而游哉。陋誰昔之窘窘兮，驚寵辱爲祥災。南之盤兮幽幽，盤之雲兮其出油油。君兮歸兮，不可以久留。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刻本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一七一。

〔一〕供：原作“併”，據韓愈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改。

〔二〕情致兩忘者：原作“情殊致兩”，據《紺珠集》卷七改。

送浮屠履中開講序

楊椿

文殊師利問疾於維摩詰，時三十二大士各說不二法門，至維摩默然無言，文殊乃嘆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。”蓋道無問，問無應，達麼於此面壁，顏子於此坐忘，聖賢則無事矣，

中智而下何賴焉？

然載道有經，翼經有論，持教有律，尚矣。釋迦文於鹿野中，初成道時不作是思惟，則《四十二章經》不作也。於婆羅樹間，將入涅槃，不略說法要，則《遺教經》不作也。由一句一偈，乃至百千萬億那由他，如恒河沙無數無量，則初未嘗無言也。故曰：如將復駕其所說，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。蓋佛之去世遠矣，而此娑婆世界剛強難化，必欲破暗昧，反聾瞽，抉蒙塞而示之以圓覺普照，則其言可已乎？

履公始自壯歲尊師問道，諦聽經論，寒暑不渝，又雅學歌詩，趣尚不凡。業成矣，諸老印可，許升法席，惠然來訪，願丐一言而後往。

予告之曰：昔唐柳子厚謂世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，則假浮屠以爲高；學浮屠而不能愿慙，則託文章以爲放。今子橫經正坐，敷演妙義，既非苟高以欺愚，學道餘力，一吟一詠，又非託放以傲物，而予獨何取焉？噫！子柳子之言，如射之鵠，如鑿之膏肓，妙於切中，有味其言也。雖書諸紳，銘諸左右，佩諸韋弦，識諸槃盂皆可也。取以贈言，庶幾其無悔耶。行矣珍重！

己巳紹興十九年中元日，眉山楊某序。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刻本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一七二。

送諸葛彥章序

張 嶠

黃山之陰，有麻川環流，灌溉沃野百里。山可戕，川可絲，野可帶經而鋤，植杖而耘，隱君子多家焉。

諸葛彥章由新安徙居此，衡門蕭條，澹如也。克意古道、博涉經史之外，翰墨尤工，行草篆隸，畢究其妙，雖尺素畫鉛，人皆珍之。

一日杖屨訪僕，且告欲扁舟幅巾東游建康，因出所書杜子美詩見示。適客有在坐觀之者，因咤然驚曰：“一書八體，五雲二妙，酬酒博鵝之戲，臨池濡首之逸，柿葉竹箭之精，舞劍假羽之得，昔嘗聞其人爾；怒猊抉石，渴驥奔泉，龍跳虎卧，凌魚反蛟，蛇入穴而尾垂，鳳翥空而首昂，蟲蚊蚊而欲動，鳥似飛而未翔，昔嘗聞其狀，而今世雖過眼紛紛，未覩若是之遒麗也！先生之游建康，其將挾是以攘袂侯門，必有聞絃賞音者矣。”僕曰：“嘻，豈其懷也哉！蓋賢者出處，與時屈伸，豈必槁衣菌食，懷琬就塵，光彩埋鏹，與草木俱腐，然後爲隱耶？豈必飄裾曳袖，飛辯揚眉，挾炭爐冶之門，然後爲進耶？荷蓀耦耕，君子以爲廢義；負俎扣角，君子不以爲微祿。與道卷舒，方將慷慨草茅之言，指瑕直漏，論列天下事，以敷達主聰，庶幾援溺拯墜，此其志也。若夫藝雖絕，游之而已，豈所以期賢者之心哉？”客有慚色，曰：“予淺哉之爲丈夫也，不敢復云！”葛侯明日告行，因序所言，復歌以送曰：

黃山之岑兮摩穹旻，麻川之流兮鎖清渾。久於其間兮懷席珍，一朝慷慨兮披胸襟。俯揖崧岱兮隘乾坤，將騎鯨背兮扣帝閭。纚纚利害兮批逆鱗，天回觸動兮蘇元元。先生之志兮於是伸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紫微集》卷三一。

送鄭武子序

張 嶠

紹興六年秋，詔以龍圖閣直學士、兩都轉運使李公爲龍圖閣學士、四川都轉運使。既受命，辟其屬夷陵鄭武子與之俱，詔從其請，且命進階以撫之。

都漕權重而事劇，或難其佐，今武子爲之甚稱。然自西鄙用武，仰給於四川者踰十年，民疲於供億，而軍猶乏於糧餉；吏肆於侵欲，而民或遠於底告。三者之難，而都漕皆任其責。賦歛力役，陞黜之得其宜，則譽將歸之；如其不善，毀亦隨至。毀譽之來，均將被及於其屬，子雖欲辭其名，得乎？僕蓋將有以告子矣。

嗚呼，甚哉！天下之眩於名實久也。嚴而以爲苛，猛而以爲暴，廢法而以爲鎮靜，縱姦而以爲長者。狡焉者用是脅持，務以濟姦而樹黨。於是士大夫之剛決者，則畏其名而憚於有爲；偷懦者則恃以藉口而文過。率皆結舌袖手，視姦賊肆行而莫敢詰，善良日受其弊。僕行天下，見風俗類如此，而四川爲尤。蓋知柳子厚鄙今之長者皆土木類，而發憤於說鵲，以有焉耳。

武子學通古今，與人交不苟從，居官操下甚急，資既疾惡，復儀狀雄毅，姦人易以惡名被之。余懼武子之畏其名，因而眩於其實，蓄縮畏避，不敢行其志以佐其長，使四川之人滋受其弊無已時，余不得不言。武子其審於名實之辨，而斟酌於其心，姑務去苛與暴，而嚴與猛非所以獲罪也。無廢法，無縱姦，則鎮靜長者之道行矣。孜孜焉，夜思而晝行，惟實之是審，無名之或畏，庶幾狡焉者不得以疑似爲子病。若夫君子之道，本之以寬厚，持之以明恕，詳於謀而果於決，圓其外而方其中，固武子之所當從事也。余何以益子哉！

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紫微集》卷三一。

送程復亨序

朱 松

廣平程某復亨謂予外兄，從予遊於閩者二年。予語以安逸憂患，知之詳矣。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，其可以無言？

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：“親喪三年未葬，則何服？”子思曰：“三年而未葬，則服不除也。”故告之一曰：葬吾舅而後加吉服。

夫子失魯司寇，將之荆，先之以子夏，申之以冉有，曰：“喪不欲其速貧。”古之君子以失位於諸侯曰喪，喪不欲其速貧，若是其急也。故告之二曰：葺爾居以寧爾親。

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，植之榛莽，則與之靡然。故告之三曰：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。

江出岷山，自荆之楚，汪洋千里而至于海者，大川三百、小川三千以爲之助也。故告之四曰：廣學問以資見聞。

《傳》曰：“宴安鴆毒，不可懷也。”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，惡其敗性也^{〔一〕}。故告之五曰：勿懷安。

《禮》曰：“男子生，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，示志也。”夫不貴之軀，豈其浮沈鄉里而名不稱？故告之六曰：無忘四方之志。

夫齊之善味者，淄、澠之合能辨之。淄、澠之合，均是水也。子歸矣，他日執經而來，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味乎？尚能爲君辨之。

宣和辛丑八月某日，韋齋朱某序。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刻本《韋齋集》卷一〇。

〔一〕性：原作“姓”，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。

送日者蘇君序

朱 松

《小雅》之詩：“天之生我，我辰安在。”說者謂所值歲、時、月、日、星、辰六物之吉凶。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其貴賤壽夭，自周以來有之矣。後世卜筮、訾相、地理之學多著於世，而六物之語時或見於簡冊。自賈誼、王充皆有祿命之語，詳其旨，殆與說《詩》者之意合。呂才雖著論痛詆其誣，可以揀一時湛溺之弊，而天人之精微，才不及也。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蓋鮮。至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，始以造詣精奧之思盡發其祕。其說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：“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，斟酌其人壽夭貴賤，百不失一二。”今之譁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，而未聞有窺其關節機牙者，蓋其為技兼五行星曆家之學，既以日時推其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，又以其五行之生死、王相、清濁、愛惡參稽錯徵，銖稱寸較，以處其所賦之賢否、厚薄，是以前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持。間有不合，則曰“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？”此所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工也。近世士大夫束書不學，而汲汲趣合於世，唯恐不及，故此技多售而其言亦往往而合。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，太息而已。

福唐蘇生以技來見，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，蓋十得八九。吾意挾他術也，而窮其說，則皆有理，與吾所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。豈偶然邪？不然，韓退之所稱何以過？然吾方將營百畝之田，躬耕於深山長谷之中，共為子職，以求其志，視一世富貴，何啻浮雲之過目？而生迺謂我且進為於世。吾既歎其有學而多中，念斯言之將不驗也，故識以遺之。

生名黻，病目，視不踰尺，以故不能馳騁其技於四方云。

靖康丁未四月望日，新安朱某序。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刻本《章齋集》卷一〇。

送郭偉序

胡 寅

同年友郭伯成自濱江訪予于永山，予詢以邵之人士，曰：“吾邦有金氏兄弟，以孝友雍和見稱于宗族鄉黨。”因請其目，曰：“育其名者，事親謹甚，訓其婦執禮率道，力家幹蠱，一錢寸帛，不以自歸，不幸皆早世。其仲彥、叔奕恪承規法，益敦內行。欲使子孫不相別異，用財則均而後取，議事則協而後行，食饌則集而後嘗，衣服則備而後製。以其餘力賑業窮乏，食客常滿坐，家富而不贏也。”

予曰：君子所以異于小人者，喻于義而已。三金知所喻，是以能成其行，且聞其種學積文，屢薦于有司。借使寵祿之報不在其身，必在子孫矣。和氣致祥，理固然也。古人云乎？“美成在久。”伯成歸，幸以告之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斐然集》卷一九。

送張堯卿序

胡 寅

學如何而為？當始于明善而行之，力而守之，固亦可矣。百家衆技，時有足觀，岐捷易從，膚淺易通，易

以入人。而聖人之言，玄微奧遠，淵深天高，貌乎希聲，如朱絃而疏越；澹乎無味，如尊玄酒，鉶大羹而俎腥魚也。耳宜之，口嫌之者，噫噫眇矣。于是見善爲難。幸而見之，或出門而尼，或半途而廢，類爲俗所變，物所移，勢所遷。則向也君子，而今也小人者，肩相差，武相躡，地醜德齊，非二五則十九也。

浦城張生哲從予伯氏學，甘淡泊，迷寒暑，孜孜兀兀，惟讀書質疑爲事。其于覓舉干祿，若無意焉者。予蓋嘉之，且須暇以久而觀之。

會妖僧張圓覺以邪術鼓于富沙，其說至陋而甚鄙，不必傳太史之羊角而後判其石齒之誕幻也。然而橫目蚩蚩，族而擎跽，群而膜拜，泉布圓覺，金幣圓覺，垂紳正笏之士與夫布衣韋帶之儒，斯民所視倣以爲從違者，亦皆莫究莫覈，靡然趨風，吹波助瀾，洶呼應和。于是連延郡邑，廣遠千里，忘其素業，委其生養之道，願一覲聽，頓顙跼足，憧憧喝喝，之死靡悔。所以然者，不明乎善，冀其利也，趨利不止，不奪不饜。識者有憂之，謂二張角魯之禍，跼息可待。間有特立不之然者，訓告既忤，因取疾憎，累足屏氣，虞禍之及。于是時張生乃能鑑然無所惑，見其里人必爲之辯。有像孔聖于瞿曇之側者，必使之正之，亦庶幾乎尊所聞，行所知者矣。

夫常物之大情，企富貴而欲利達，于不可易之定命，必欲以智力易之，因曰：“命在乎天，我不得知也。則奚不擇夫義循夫理，而必求其所不可求，而不安其所可安，亦獨何哉？”雖則云然，窮厄困蹇，古與今以爲難堪。

張生推不惑詭妄之心，以御此世態，進善極于勇，信命極于確，則于賢人君子遠者大者，固將條達而上，遂其益勉之。古之人惟善推其所爲，是以大過乎人。予又將觀生之進否于它日。于其歸也，書此以遺之。

紹興十六年月建辛丑，日當癸卯，武夷胡寅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斐然集》卷一九。

送劉伯稱教授序

胡 寅

進士同年登科相爲兄弟，自唐至今亦已久矣。今之朝事既賜第授勅而出，則涓日集于一所，用官給金錢設酒饌，爲宴集。同年者畢至，按先後列庭下，推一人年最長者榜首拜之，又推一人年最少者出拜榜首，謂之叙黃甲。黃甲者，黃紙榜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。所以訓在榜之人，勿以科之高下相重輕，而以齒之長幼相伯仲。推此意也，凡在榜之人是宜先義後利，爵位相讓，患難相恤，久相待而遠相致也，豈不美乎？然昔之取士尚少，少者數十人，多者不過數十百人。故其爲兄弟也，交不廣而情可厚，其流風餘韻。猶足以立懦志，敦鄙夫，使不預者生羨心焉。

承平既久，三歲一大比，天下之士無慮六七百人。當是時，靜躁華質，游衍漫散，既不齊其志，又不常厥居，固不能盡相識知，雖一日叙甲之集，蓋亦闐然進旅退旅，何由問其姓字而窺其聲光？且復有以故而不至者十常一二，于是同年兄弟之名存，而交情契義，非故舊已熟，則一時意氣傾動，扳聯喜合爲最篤，其餘亦泛泛焉爾矣。此非人爲，蓋風俗醇醺之漸至也。今夫酒必自醇而醺，醺而過則腐壞不堪，尚何味之可求？是故修德于己，施化于人，必欲革僞從忠、舍薄處厚者，凡以惡其末之腐壞建寫而無味也^{〔一〕}。

予投畀新昌，親交益疎，徒友益散。至之三日，州學教授劉君伯稱來，以同年子請納其拜，予辭之曰：“是禮也，如告朔之餼羊矣，況交有淺深，而勢有通塞。予于尊公所謂未及問姓名而窺聲光者，又方墮罟中，而君以平時通家之契歸之，無乃過乎？”伯稱曰：“惟惡薄俗，是以不敢視炎涼爲禮之升降，區區之志，敢固以請。”蓋自是始與伯稱往還，而知其爲年兄德常之子也。

德常生于丁未歲，至元符庚辰年三十有四，應詔上封事，入邪等，後雖許遊學校，而有司以別號爲職，終